

# 罗蒂的语言观:反思与批判

补爱华

(怀化学院, 怀化 418008)

**提 要:**罗蒂既是当代美国哲学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当代西方哲学界一位饱受争议的学者。尽管语言在他倡导的后哲学文化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但国内外却很少有人关注其语言观。大部分有关他的研究都侧重于哲学、政治学、文学和文化等方面。因此,本文在梳理罗蒂语言观的基础上,尝试从语言哲学维度出发予以阐释与反思。

**关键词:**罗蒂;语言观;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10)03 - 0011 - 4

## Rorty's View of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u Ai-hua

(Huaihua Institute, Huaihua 418008, China)

In western philosophy, Rorty is one of the most disputed scholars. Most scholars focus on his philosophy,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but pay scarce attention to his view of language. However, language takes a brilliant place in Rorty's post-philosophical culture. This thesis tries to analyze his views of language, and then interprets it in the dimens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Key words:** Rorty; view of langua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 1 引言

罗蒂(Rorty, R.)是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利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分析并论证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等的历史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思想与皮尔斯等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之间的延续性。同时,他吸收尼采、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欧陆哲学中的解构主义思想,最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新实用主义(neo-pragmatism)。对此,罗蒂说道:“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新实用主义在两个方面不同于老实用主义……第一,我们新实用主义者谈论语言而不是像老实用主义者那样谈论经验、心灵或意识;第二,我们都读过库恩、汉森、图尔敏以及费耶阿本德的著作,因此怀疑科学方法这个概念。”(叶秀山 2005: 290)。由此可见,语言是新实用主义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将在梳理罗蒂语言观的同时对其进行语言哲学意义上的反思。因为“语言也是一种知识。它是人运用时代赋予他的全部知识去解释自己和自己的世界(人的世界、生活世界)的符号化的结果。”(李洪儒 2008: 121)。

### 2 罗蒂的语言观

1961年,罗蒂第一次公开发表论文《实用主义、范畴

和语言》(*Pragmatism, Categories and Language*),旗帜鲜明地强调对实用主义和语言进行研究。在近5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语言的反思与批判。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2.1 语言是历史的和相对的“偶然”

1967年,罗蒂编辑出版了当代分析哲学的一部重要论文集《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在长达39页的序言中,他激烈地批判了近代哲学自笛卡尔以来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认为语言的转向并不是摆脱传统认识论困境的正确选择。显然,他试图通过反思语言转向的本质以及以往哲学家所面临的各种难题,从而表示出对这一转折的忧虑。在《哲学和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中,罗蒂更为猛烈地抨击传统哲学和语言转向。他认为近代哲学把心灵比喻为一面可以反映实在的镜子,知识的目标就是将现实忠实地再现出来。而从语言转向的角度来看,哲学必须使那塑造人类心灵的语言能够更加准确地对应于实在或世界的终极结构。他指出,“如果不将心灵看做镜子,就不会把知识当做准确的表象。如果没有这种观点,笛卡尔和康德所共同采取的策略——通过不断检查、修理和擦亮这面镜子以获得

更为准确的表象——就失去了意义”(Rorty 1979: 12)。

在罗蒂看来,语言并不是心灵的代名词,也不能对客观世界作出镜像般的反映。这个观点一经提出,便在学界引起广泛争议。单就语言观而言,我们认为他的这一观点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因为他完全站在了近现代哲学之外来探讨哲学问题,完全颠覆了哲学的传统。既然哲学不是客观世界的镜像,那么它又是什么呢?罗蒂认为,“语言是历史的和相对的偶然(contingency)。这对我的观点来说是基本的,我们没有前语言的意识需要语言去适应,没有事情如何存在的,哲学家有责任用语言表达深刻意义”(Rorty 1989: 21)。在罗蒂看来,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产物,我们掌握语言的时候是无选择地接受。这种语言中的“前理解”当然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我们的世界观。但是,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表明我们必须创造新的语言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语言是历史的和相对的。

## 2.2 语言无本质

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是罗蒂新实用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罗蒂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的传统哲学对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心灵与实体以及语言与现实等方面的区分都是本质主义。而实用主义者将上述区分仅仅看做人们对世界不同的描述方式,因而是反本质主义的。“他们(本质主义——笔者注)对于19世纪关于语言的歪曲作用的论证则指出,语言并不是表象的一个中介。相反,它是为了获得特定的目标而实行的符号和声音的交换”(罗蒂 1992: 140 - 141)。显然,罗蒂认为语言没有传统哲学所说的那种本质,它仅仅是具有物理特性的音义结合的符号。学界认为,他的这一思想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影响。因为后者认为“语言<sup>12</sup>并没有所谓的普遍性或者本质,我们根本无法定义它。只有在不同的具体语言游戏中,我们才能够描述或显现它的某些相似性”(严明 2009: 101)。罗蒂认为,从一种语言游戏转移到另一种语言游戏时,判断和选择等概念就失去了意义。如果语言存在所谓的本质,那么判断或选择等概念就将恒久地具有意义。然而事实是“欧洲人在逐渐丧失使用某些词汇的同时也在慢慢地养成运用另外一些词汇的习惯”(Rorty 1989: 6)。

语言无本质的观点在罗蒂的语言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从语言没有本质的观点出发,可以更为深入地拓展,并且具有深远意义。简单说,这种拓展是就世界本原问题进行的一种形而上学探索,对整个人文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价值”(刘辉 2009: 25)。虽然罗蒂否认语言本质的存在,但是他并没有否认语言对社会的重要意义。他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看到所有表达社会关系的语言以及一切能够反映社会制度的范围(spectrum)可以在顷刻间被颠覆。显然,这种社会关系上的突变不是由于语

言的“本质”在瞬间蒸发,而是因为对新社会关系的表达需要使用新的语言。

## 2.3 语言的分化:公共话语同私人话语

在《后形而上学希望》(Postmetaphysical Hope)一书中,罗蒂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语言观。他将语言分为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两种话语体系具有不同的目的和评价标准。前者以增进社会的完美和整个人类的幸福为目的。此类话语的代表是政治学话语和法律话语。后者的目的则是增进个人的完美和幸福,典型代表是诗歌、小说、绘画、宗教、哲学等等。我们既不能混淆它们,也无法将它们相互取代,更不能对它们进行比较。这是由于自古希腊以来,人们一直试图用某种超越历史的普遍人性实现公平正义与个人完美的统一。实际上,这是一种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只能历史地和相对地予以解决。而这种矛盾在语言中得到了集中地体现。罗蒂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在理论的层次上将公众的正义与私人的完美、人类的团结与自我的创造统一起来。因为“自我创造的语言必然是私人的,他人无法理解,而且也不适合于论证。正义的语言必然是公共的或大家共享的,而且是论证交往的一种媒介”(Rorty 1989: XV)。

罗蒂对公共话语同私人话语的区分比较理想地解决了个体同群体之间的矛盾。诗歌、小说或哲学等私人话语对于个体的完满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社会群体中的个体必然要受到法律和政治等因素的制约。为维持社会群体的平稳,必须通过法律和政治话语的约束缓解个体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语言的划分实现对个人和社会的认知。罗蒂的这种创造性的区分取代了传统哲学的理性思辨。他认为语词总是在人的驾驭之下,对于熟悉它的一类人来说,语词是其生活能力的见证和一部分,对于陌生于它的一类人来说,语词才构成学习的对象和问题。他引用了皮尔斯的一句名言“我的语言就是我自己的总和,因为人就是思想”(张国清 1999: 308)。

## 3 罗蒂语言观在翻译中的影响

### 3.1 凸显译者主体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强调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如刘宓庆先生从主导性、权威性、可变性和能动性4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究其本质,语言的变化反映人这个使用语言的主体在渐渐地变化。但长期以来,在翻译理论研究者心目中,翻译主体似乎是不变的,翻译标准似乎也是不变的。事实上,科技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现实世界变化了,价值观变化了,主体变化了。翻译标准不可能历经数百年、数十年而‘顽固不化’。问题是因袭之见的‘在场’拼命拉住因袭的标准‘在场’,企望借传统定势使传统的翻译标准也永远‘在场’”。

下去’”(刘宓庆 2001: 65 - 66)。前文指出,罗蒂语言观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认为语言不是现实的镜像,而是历史的和相对的“偶然”。显然,语言的“历史偶然性”和“相对偶然性”决定了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性和能动性。不断变化的语言需要经过翻译主体的把握才能够被读者所理解。例如:

In key Western capitals there is a deep sense of unease about the future // 译文 1: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中存在着对未来的不安。 / 译文 2:在西方的主要首府,人们对未来深感不安。

例句中的 capitals 一词是翻译中的一个难点。语言中普遍存在着用部分代替整体的换喻现象。英语中也经常用首都来替代所在国家,如用华盛顿来指美国,用北京指中国等。因此,译文 1 中的译者将 capitals 简单地理解为对国家的替代,并将其翻译为“国家”。但是语言中的这些替代现象大多发生在专有名词之间,很少有用普通名词替代专有名词的情况。此外,就例句的内容而言,对西方未来担心的人不可能是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而应该是政客和少数有识之士。因此,译文 2 将 capitals 一词翻译为“首府”更加贴近例句。从例句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在简单的句子翻译中也存在着译者主体性的问题。而这种普遍现象的原因正是罗蒂所说的语言的历史偶然性和相对偶然性所致。

### 3.2 强调翻译的文化性

罗蒂语言观中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认为语言没有本质。这一点在翻译研究中主要表现为强调翻译的文化性。事实上,很早就有学者指出要注意翻译中的文化因素。鲁迅先生对此曾指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是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国外,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鲁迅 1984: 246)。可见,对文化背景的了解是进行翻译的基本前提。但是强调翻译的文化性,甚至提出文化翻译(culture translation)的概念则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20世纪90年末,一些国际或国内的翻译研讨会的主题大多同文化相关联。例如,1997年在荷兰举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五届年会上,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重建文化记忆:翻译、书写与读写”(Reconstructing Cultural Memory: Translation, Script, Literacy)。

对文化的强调不仅仅是翻译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翻译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例如:

— You don't want to pass this examination?

— He shook his head

译文 1:“你不想通过这次考试?”

他点点头。

译文 2:“你不想通过这次考试?”

他摇摇头。

例句是一个反义疑问句的问答。按照英文的习惯,回答表示否定意义的反义疑问句时,如果回答句在形式上同问句一致,那么表示的是肯定意义;如果回答句在形式上同问句不一致,那么表示的则是否定意义。例句的回答句在形式上是肯定形式,因而表达的是否定意义。译文 1 的翻译是对例句的严格对应,但是却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进而影响对原文的理解。有鉴于此,例句采用了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达方式,用表示否定的译文明确了原文的意思,因而是更为合理的翻译。

## 4 语言哲学反思

罗蒂在语言转向伊始就表示出对这一趋势的怀疑与忧虑,这说明他对语言的敏感与专注。因此,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他的语言观进行反思,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深化对语言本体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对罗蒂思想的进一步把握。

### 4.1 语言:从逻辑分析到历史分析

现代逻辑的产生是分析哲学发展的基础。它为分析哲学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的同时,也规定了分析哲学的性质和任务,从而改变了分析哲学的发展方向。这种改变的重要标志就是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罗蒂指出:“语言转向的出现是由于哲学家们对传统哲学无法清晰地提供支持或反对其观点真实性的论据而感到失望,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语言的分析达到对所谈问题的共识,以便使持有不同哲学观念的哲学家们也能在获得共识的问题框架内进行对话和讨论,换言之,希望以自然科学研究为基础建立一种统一的或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哲学。”(Rorty 1967: 5)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凭借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全面了解语言。因为语言中很多“不可言说”的内容是无法用逻辑来解释的,如“美”和“善”等。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从逻辑的角度分析语言,而且也要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语言。而罗蒂倡导的非镜像式的语言观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此外,当代分析哲学的发展轨迹也证明了这一点。“自从蒯因在五十年代发起的对现代经验主义两个教条的批判,分析哲学经历了一场‘格式塔’的转换’……这样,他们的理论预告了由一场从纯粹的静态的语言逻辑研究到社会的动态的语言历史研究的转变。简言之,即从语言的逻辑分析到语言的社会历史分析的转变。”(洪汉鼎 1992: 46)

### 4.2 语言:一种特殊的本体

在罗蒂看来,语言同人之间的交流不是人的本质的一种异化,而是人的本质的真正体现。一旦人真正地生活在语言之中,那么人才是语言的体现者。因为“绝大部分现实(reality)同人们对它的描述无关。人类自身是由

语言的使用创造出来的,而绝非语言的适当或不适当的表述所致”(Rorty 1989: 7)。他的这一观点表明语言、世界和人三者之间相互交融的关系——语言创造了人,而人又通过语言表达着客观世界。显然,这种三元关系中的语言同世界和人一样是一种特殊的本体。也就是说,“语言处于人与世界之间,属于多元世界中的一元”(李洪儒 2008a: 2)。为解决哲学问题和了解人、世界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从语言入手,“而且不得不将人和人的世界(而不是自在的世界)作为语言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维度”(李洪儒 2008b: 14)。简言之,就是要对语言进行反思,即语言批判。当然,“这种反思涵盖了语言的许多方面,如语言的本质、语言的存在方式以及语言同世界和人之间的关系等”(谢群 2009: 24)。

## 5 结束语

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罗蒂的影响早已经超出了哲学界。他所倡导的后哲学文化在文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美学等领域内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当然,这一切都源自他独特的语言观。通过对他语言观的梳理与反思,我们深化了对其思想的了解,同时也拓展了对语言的认知。希望我们的理解能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 参考文献

- 洪汉鼎. 语言学的转向:当代分析哲学的发展[M]. 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
- 李洪儒. 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研究——站在流派的交叉点上[R].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

- 告,2008a
- 李洪儒. 西方语言哲学批判——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七[J]. 外语学刊,2008b(6).
- 刘辉. 索绪尔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继承与超越[J]. 外语学刊,2009(3).
- 刘宓庆. 翻译与语言哲学[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 鲁迅. “题未定”草[A].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C]. 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84.
- 罗蒂. 后哲学文化[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 罗蒂. 后形而上学希望[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 谢群. 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基点[J]. 外语学刊,2009(5).
- 严明. 话语分析的基础:话语共同体[J]. 外语学刊,2009(4).
- 叶秀山 王树人.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八卷[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 张国清. 无根基时代的精神状况:罗蒂哲学思想研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 Rorty, R. *The Linguistic Turn*[C].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 Rorty, R.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Rorty, R.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收稿日期:2009-11-24

【责任编辑 李洪儒】